

法苑珠林

七十五卷之七十八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



邪淫部第六

此有三部

迷意部

呵欲部

新偽部

迷意部第一

夫淫聲敗德智者之所不行欲相迷神聖人之所皆
離是以周幽喪國信褒姒之憊晉獻亡家實麗姪之
罪獨角山上不悟騎頸之羞期在廟堂寧悟焚身之
痛皆為欲界衆生之惰觀解繫地煩惱不能斷伏且
地水火風誰為宰主身受心法本性皆空薄皮厚皮
周旋不淨生藏熟藏穢惡難論常欲牽人墮三惡道



是以菩薩大士恒脩觀行臭處流溢遍身皆滿六塵
怨賊每相觸惱五陰梅陀難可親近凡夫顛倒縱此
貪迷妄見妖姿封著華態皓齒丹脣長眉高髻弄影
逶迤增妍美艷所以洛川解珮能稅駕於陳王漢曲
弄珠遂留情於交浦巫山臺上託雲雨以去來舒姑
水側寄泉流而還往遂使然香之氣迴龍韓壽之衣
彈琴之曲懸領相如之意或因薦枕而成親或藉掛
冠而為密豈知形如聚沫質似浮雲內外俱空須臾
散滅舉身不淨合體無常方弃溝渠以充螻蟻凡是
衆生有此邪行乖梵天道障菩提業為四趣因感三
塗果是知三有之本寔由婬業六趣之報特因愛泆

以潤業偏重故聖制不為也

呵欲部第二

第一明貪欲滋多者如涅槃經偈云

若常愁苦

愁遂增多

如人喜眠

眠則滋多

貪婬嗜酒

亦復如是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如火益乾薪

增長火熾然

如是受樂者

愛火轉增長

薪火雖熾然

人皆能捨離

愛火燒世間

纏綿不可捨

又智度論偈云

世人愚惑

貪著五欲

至死不捨

為之後世

受無量苦	譬如愚人	貪著好果	上樹食之
不肯時下	人伐其樹	樹傾乃墮	身首毀壞
痛苦而死	得時樂少	失時苦多	如蜜塗刀
舐者貪甜	不知傷舌	後受大苦	
成實論偈云			
貪欲實苦	凡夫顛倒	妄生樂想	智者見苦
見苦則斷	受欲無厭	如飲鹹水	轉增其渴
以增渴故	何得有樂	譬如狗咬	血塗枯骨
增涎唾合	想謂有美	貪欲亦尔	於無味中
邪倒力故	謂為受味	故知色欲	苦實樂虛
要無貪求	方名真樂		

第二明觀女不淨者但惟諸女外假容儀內懷臭穢
 迷人著相不覺虛誑唯大智者能知可惡也 又禪
 祕要經云長老目連得羅漢道本婦將從盛服莊嚴
 欲壞目連目連亦時為說偈言

汝身骨乾立	皮肉相纏裹	不淨內充滿
無一是好物	革囊盛屎尿	九孔常流出
如鬼無所宜	何足以自貴	汝身如行廁
薄皮以自覆	智者所棄遠	如人捨廁去
若人知汝身	如我所惡厭	一切皆遠離
如人避屎坑	汝身自莊嚴	華香以瓔珞
凡夫所貪愛	智者所不惑	汝是不淨聚

集諸穢惡物 如莊嚴廁舍 愚人以為好
汝脅肋著脊 如椽依梁棟 五藏在腹內
不淨如屎筐 汝身如糞舍 愚夫所貪保
飾以珠瓔珞 外好如畫瓶 若人欲深空
始終不可著 汝欲來燒我 如蛾自投火
一切諸欲毒 我今已滅盡 五欲已遠離
魔網已壞裂 我心如虛空 一切無所著
正使天欲未 不能深我心
又增一阿含經云寧以火燒鐵錐而鑠于眼不以視
色興起亂想又正法念經云女人之性心多嫉妒以
是因緣女人死後多生餓鬼趣中雖有美言心如毒

害強知虛詐能惑世間第三明女人難親可厭者故
優填王經偈云

女人最為惡 難與為因緣 思愛一縛著

牽人入罪門

非直牽人入惡道天中退落亦由女惑故正法念經
偈云

天中大繫縛 無過於女色 女人縛諸天

將至三惡道

又智度論云菩薩觀欲種種不淨於諸衰中女衰最
重火刀雷電霹靂怨家毒蛇之屬猶可暫近女人慳
妒瞋諂妖穢闍諍貪嫉不可親近故佛說偈云

寧以赤鏡宛轉眼中不以散心邪視女色
含咲作姿嬌慢羞慚迴面攝眼美言妒瞋
行步妖穢以惑於人姪羅彌網人皆投身
坐卧行立迴眄巧媚薄智愚人為之心醉
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禁
毒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感人是不可觸
又增一經偈云

莫與女交通

亦莫共言語

有能遠離者

則離於八難

故薩遮尼乾子經尼乾子說偈云

自妻不生足

好姪他婦女

是人無慚愧

受苦常無樂

現在未來世

受苦及打縛

捨身生地獄

受苦常無樂

又雜譬喻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婆羅門生兩頭女皆
端正乃故懸金九十日內募索有能訶我女醜者便
當與金竟無募者將至佛所佛便訶言此女皆醜無
有一好阿難白佛言此女實好而佛言惡有何不好
佛言人眼不視色是為好眼耳鼻口亦尔身不著細
滑是為好身手不盜他財是為好手今觀此女眼視
色耳聽音鼻嗅香身喜細滑手喜盜財如此之者皆
不好也又佛說目明菩薩經云菩薩呵色欲法女色
者世間之枷鎖凡夫戀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間之

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間之衰禍凡夫
遭之無厄不至行者既得捨之若復顧念是為從獄
得出還復思入從狂得正而復樂之從病得差復思
得病智者怒之知其狂而顛蹶死無日矣凡夫重色
甘為之僕終身馳驟為之辛苦雖復缺質寸斬鋒鏑
交至甘心受之不以為患狂人樂狂不是過也行者
若能棄之不顧是則破枷脫鎖惡狂獸病離於衰禍
既安且吉得出牢獄永無患難女人之相其言如蜜
而其心如毒譬如停淵澄鏡而蛟龍居之金山寶窟
而師子處之當知此害不可暫近室家不和婦人之
由毀宗敗族婦人之罪實是陰賊滅人慧明亦是獵

圍罽得出者譬如高羅群鳥落之不能奮飛又如密
網衆魚投之剝腸俎几亦如暗坑無目投之如蛾赴
火是以智者知而遠之不受其害愚而穢之不為此
物之所惑也又佛般泥洹經云佛告柰女好邪姪者
有五自妨一多聲不好二王法所疾三懷異多疑四
死入地獄五地獄罪竟受畜生形皆罪所致能自滅
心不邪姪者有五增福一多人稱譽二不畏縣官三
身得安隱四死上生天五從立清淨得泥洹道

奸偽部第三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大姓家子端正以金作女像語
父母言有女似此者兒乃當取時他國有女貌亦端

正亦作金男白父母言有男似此乃當嫁之父母各
聞便遠娉合時國王舉鏡自照謂群臣曰天下人顏
有如我不諸臣答曰臣聞彼國有男端正無比則遣
使請之使臣至告之王欲見賢者則嚴車進去已自
念王以我明達故來相呼則還取書而見婦與奴為
姦悵然懷憾為之結氣顏色衰醜臣見如此謂行道
消瘦馬廐安之夜於廐中見王正大夫人與馬下人
私通心乃自悟王大夫人尚當如此何況我婦意解
心悅顏色如故則與王相見王曰何因止外三日答
曰臣來有忘還歸取之而見婦與奴為姦意怨顏色
衰變故住廐中三日昨見正夫人來與養馬見私通

夫人乃尔何況餘人意解顏色復故王言我婦尚尔
何況凡女兩人俱舍便入山中鬚髮作沙門思惟女
人不可從事精進不懈俱得辟支佛道又舊雜譬喻
經云昔有婦人生一女端正無比年始三歲國王取
視呼道人相後堪為夫人不道人報王此女有夫王
後得之王言我當牢藏豈可後得便呼鶴來汝處在
何鶴白王言我止大山半腹有樹人畜不歷下有洄
水船所不行王言我以此女寄汝將養便撮持去日
日從王取飯與女如是久後上有一卵卒為水漂去
有一樹竒逐水下流有一男子得抱持樹墮洄水中
不得去迴有蒲桃樹踊出住倚山傍男子尋之得上

鶴樹與女私通女便藏之鶴覺女身重左右求得男子舉撮棄之如事白王王曰前道人善功相人也師曰人有宿對非力所制逢對則可畜生亦尔 又舊雜譬喻經云昔有國王護持女急正夫人語太子曰我為汝母生汝不見國中欲一廻出汝可白王如是至三太子白王王則聽可太子自為御車群臣於路設拜夫人出手開張令人得見太子見女人而如是便詐腹痛而還夫人言曰我無相甚矣太子自念我母尚當如此何況餘乎夜便委國捨去入山遊觀時道邊有樹下有泉水太子上樹逢見梵志獨行入水池浴出已飯食作術吐出一壺壺中有女與屏處室

梵志得卧女人復吐一壺壺中有男復與共卧卧已吞壺須臾之頃梵志起已復內婦著壺中吞已杖持而去太子歸國白王請梵志及諸臣下作三人食持著一邊梵志既至言我獨自太子曰梵志汝當出婦共食梵志不得已出婦太子語婦汝當出夫共食如是至三不得已出男共食食已便去王問太子汝何因知之答曰我母觀國我為御車母開出手令人見之我念女人能多樂欲便詐腹痛還入山中見梵志藏婦腹中如是女人奸不可絕願大王放赦宮中自在行來王勅後宮其欲行者任從志也師曰天下不可信者女人是也又舊譬喻經云昔有四姓藏婦不

使人見婦值青衣人作地突與瑒銀兒私通夫後覺
婦婦言我生不邪行卿莫妄語夫言吾不信汝當將
汝至神樹所立誓婦言甚佳夫持齋七日始入齋室
婦密語瑒銀兒汝詐作狂亂頭於市逢人抱持牽引
棄之夫齋竟便將婦出婦言我不見市卿將我過市
瑒銀兒便來抱持詐狂卧地婦便哮呼其夫何為使人
抱持我耶夫言此是狂人何須記錄夫婦俱到神所
叩頭言我生來不作惡但為狂人所抱婦便得活夫
默然而慚佛言當知一切女人奸詐如是不可信也
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有一婆羅門生女面貌端
正顏色清淨名曰妙光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

男共通諸人聞已女年十二無有求者時婆羅門有
隣比估客常入海採寶是估客於樓上遙見是女即
生欲心問餘人言是誰女耶答是某甲婆羅門女有
取者耶答言無有求者問何故無人求耶答曰此女
有一過罪相師占曰是女後當與五百男子共通所
以無求者時估客念言除沙門釋子無入我舍者即
往求取女到家未久估客結伴欲入海中喚守門者
語言我欲入海莫聽男子強入我舍除沙門釋子此
是無過答言可尔估客去後沙門於舍乞食是女見
已語言共我行欲諸比丘不知白佛佛言此舍必有
非梵行汝不應往此女後得病於夜命終其家人以

莊嚴具合棄死處時有五百群賊於此處行見是死
女即生欲心便就行欲是女先語沙門婆羅門共我
行欲以此因緣故墮惡道在彼國北方生作姪龍名
毗摩達多 正報頌曰

邪姪入地獄 登彼刀葉林 熱鏡釘其口

洋銅灌入心 毒龍碎骨髓 金剛鼠食陰

銅柱緣上下 鐵牀卧隱深

習報頌曰

昏姪亂情色 受苦無表裏 餘業得人身

自妻恒背已 彼此懷猜忌 孰肯順情旨

稍有性靈人 寧得無慚耻

感應緣 略引十

漢時有談生冥婚恠 晉時有盧充冥婚恠

晉時河南有男感女重生恠

晉時有張世之冥婚恠 晉時馮馬子感女重生恠

晉時桓道愍感婦重生恠

宋時韓伯子等指廟女像冥婚恠

宋時弘農人感得冥婚恠

齊時王奐仕妒殺妾冥報恠

齊時陳氏害前婦見冥報恠

唐時岐州王志冥婚恠

唐時印人韋犯誓外私冥報恠

漢有談生者年四十無婦常感激讀經書通夕不卧
至夜半時有一好女年十五六姿顏服飾天下無雙
來就談生遂為夫婦言曰我不與人同夜君慎勿以
火照我也至三年之後乃可照耳談生與為夫婦生
一兒已二歲矣不能忍夜伺其寐便盜照視之其膏
已下肉如人膏已上但是枯骨婦覺遂去云君負我
我已垂變身何不能忍一年而竟相照耶談生辭謝
涕泣不可復止云與君雖大義今將離別然願念我
兒恐君貧不能自諧活暫逐我去方遺君物談生逐
入華堂蘭室物器不凡乃以珠被與之曰可以自給
裂取談生衣裾留之辭別而去後談生持被詣市昨

陽王買之直錢千萬王識之曰是我女被那得在市
此人必發吾女塚乃收考談生具以實對王猶
不信乃往視女塚塚全如故乃復發視果於棺蓋下
得衣裾呼其兒視貌似王女王乃信之即出談生而
復之遂以為女壻表其兒為郎中

右一驗出
搜神記

晉時

有盧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墳二十時先
冬至一日出宅西獵戲見有一麋便射之射已麋倒
而復走起充步步趨之不覺遠去忽見道北一黑門
瓦屋四周有如府舍不復見麋到門中有一鈴下唱
客前復有一人捉一襖新衣曰府君以此衣將迎郎
君充便取著以進見少府語充曰尊府君不以僕門

鄙陋近得書為君索小女為婚故相迎耳便以書示
充父亡時充雖小然已識父手迹便即獻款無復辭
託崔便勅內盧郎已便可使女郎莊嚴就東廊至黃
昏內白女郎嚴飾竟崔語充君可至東廊既至廊婦
已下車立席頭即共拜時為三日供給飲食三日畢
謂充曰君可歸去若女有相生男當以相與生女當
自留養教外數車送客充便辭出崔送至中門執手
涕零出門見一獨車駕青牛又見本所著衣及弓箭
故在門外尋遣傳教將一人投襦衣與充相問曰姻
援始尔別甚悵恨今致衣一襲被褥自副充便上車
去馳如電逝須臾至家母問其故充悉以狀對別後

四年三月三日充臨水戲忽見傍水有獨車乍沉乍
浮既而近岸四生皆見而充往開其車後戶見崔氏
女與其三歲男兒共載女抱兒以還充又與金鏡別
并贈詩一首曰

煌煌靈芝質

光麗何猗猗

華艷當時顯

嘉會表神奇

含英未及秀

中夏羅霜萎

榮耀長幽滅

世路永無施

不悟陰陽運

哲人忽來儀

今時一別後

何得重會時

充取兒鏡及詩畢婦車忽然不見充後乘車詣市賣
鏡冀有識者有一婢識此鏡還白大家曰市中見一
人乘車賣崔女郎棺中金鏡大家即是崔氏親姨母

也遣兒視之果如婢言乃上車叙其姓名語充曰昔我姨姊少府女出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鏡著棺中可說得鏡本末充以事對兒亦悲咽便責還白母母即令充家迎兒還五親悉集兒有崔氏之狀又有似充之貌兒鏡俱驗姨母曰此我外生也即字温休温休者是幽婚也兒大為郡守子孫冠蓋相承至今其後植字子幹有名天下右此一驗出續按神記晉武帝世河間郡有男女相悅許相配適既而男從軍積年父母以女別適人無幾而憂死男還悲痛乃至塚所始欲哭之叙哀而已不勝其情遂發塚開棺即時蘇活因負還家將養數日平復其夫乃往求之其人不還曰卿

婦已死天下豈聞死人可復活耶此天賜我非卿婦也於是相訟郡縣不能決以讞廷尉廷尉奏以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常在常理之外非禮之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右一驗出續按神記晉時武都

太守李仲文在郡喪女年十八權假葬郡城北有張世之代為郡世之男字子長年二十侍從在廡中夢一女年可十七八顏色不常白言前府君女不幸早亡會今當更生心相愛樂故來相就如此五六夕忽然晝見衣服薰香殊絕遂為夫妻寢息衣皆有汗如處女焉後仲文遣婢視女墓因過世之婦相聞入廡中見此女一隻履在子長牀下取之啼泣呼言發塚

持履歸以示仲文仲文驚愕遣問世之君兒何由得
亡女復耶世之呼問見具陳本末李張並謂可恠發
棺視之女體已生肉顏姿如故右腳有履左腳無也
自尔之後遂死肉爛不得生萬恨之心當復何言泣
涕而別 晉時東平馮孝將為廣州太守見名馬子
年二十餘獨卧廡中夜夢見女子年十八九言我是
前太守北海徐玄方女不幸早亡亡來出入四年為
鬼所枉殺案主錄當八十餘聽我更生要當有依馮
了乃得生活又應為君妻能從所委見救活不馬子
荅曰可尔與馬子剋期當出至期日牀前地頭髮正
與地平令人掃去逾分明始悟是所夢見者遂屏除

左右人便漸漸額出次頭面出一炊頃形體頓出馬
子便令坐對榻上陳說語言奇妙非常遂與馬子寢
息每戒云我尚虛自節問何時得出荅曰出當得本
生生日尚未至遂往廡中言語聲音人皆聞之女計
生日至女具教馬子出已養之方法語畢拜去馬子
從其言至日以丹雄雞一隻黍飯一盤清酒一升醎
其喪前去廡十餘步祭訖掘棺出開視女身體克全
如故徐徐抱出著氈帳中唯心下微暖口有氣令婢
四人守養護之常以青羊乳汁瀝其兩眼始開口能
咽粥積漸能語二百日中持杖起行一暮之後顏色
肌膚氣力悉復常乃遣報徐氏上下盡來選吉日下

禮娉為夫婦生二男一女長男字元慶永嘉初為祕
書郎中小男字敬度作太傅掾女適濟南劉子彥徵
士延世之孫右二驗出續搜神記晉桓道愍者譙人也晉隆

安四年喪婦道愍內顧甚篤纏痛無已其年夜始寢
視屏風上見有人手驚起炳炬照屏風外乃其婦也
形兒莊飾具如生平愍了不畏懼遂引共卧言語往
還陳叙存亡愍曰卿亡來初無音影今夕那得忽還
答曰欲還何極人神道殊各有司屬無由自任身新
婦生時差無餘罪正恒疑君憐愛婢使以此妒忌之
心受報地獄始獲免脫今當受生為人故來與君別
也愍曰當生何處可得相尋知不答曰但知當生不

測何處一為世人無容復知宿命何由相尋求耶至
曉辭去涕泗而別愍送至步廊下而歸已而方大怖

懼恍忽積日宋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會稽內

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有數
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妻匹配戲弄之即
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
陋而猥蒙榮顧輒剋某月某日悉相迎某等以其夢
指適異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
大懼備三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
曰君等既以願之實貪今對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
經少時並亡右此一驗出志怪傳宋時弘農華陰潼鄉陽首

里人也服八石得水道仙為河伯幽明錄曰餘杭縣南有上湘湘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及眠覺日已向曠不見人馬見一婦人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少年可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路駱驛把火尋城郭邑居至便入城進廳事上有信幡題云河伯信見一人年三十許顏容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勅行酒炙云僕有小女乃聰明欲以

給君箕帚此人知神敬畏不敢詎逆便勅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送絲布單衣及紗袷裙紗衫禪履履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後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壻泣涕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復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者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邁兄喪因還婚官右此一驗出搜神記齊琅琊王奐仕齊至尚書左僕射甚信釋典而妒忌之深便忘怒嘗在齋內使妾治鬢忽有烏銜黃梅過

庭而墜，與猜妾有密期，擲果為戲，使奴出外覘視。遇見一士，向擁私遊，奴即往撲捉，而此人言：「嗔，河媒便迹，迸走，奴還白之。」與謂：「弥用有實，苦加覈問，妾備自陳，終不見察。」即遣下階，笞殺之。妾解衣誓曰：「今日之死，實為枉橫。若有人天道當，令官知，爾後數見妾來，訴怨，俄而出為雍州刺史，性漸狂異，如有憑焉，無故打殺小府長史劉興祖，誣其欲反，為御史中丞孔稚珪所奏，世祖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閣將軍曹道剛領齊伏兵收與，與子彪素稱凶黠，及女壻殷叡遂勸與曰：「曹呂今來不見，真勅恐為姦變，政宜錄取，馳以奏聞。」與納之，便配千餘人，仗閉門拒守，彪遂取與官。

軍戰虜敗而走，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舉兵攻與，斬之時，人以為妾之報也。右二驗出宋東海徐某

甲前妻許氏生一男名鐵，曰而許，亡其甲改娶陳氏。陳氏凶虐，志滅鐵，曰：「陳氏產一男生而呪之曰：『汝若不除，鐵曰非吾子也。』」因之名曰鐵杵，欲以鍾擣鐵，曰：「也。於是捶打鐵，曰：『備諸苦毒，飢不給食，寒不加絮。』某甲性闇弱，又多不在，後妻恣意行其暴酷。鐵曰：『竟以陳餓病杖而死。』時年十六，亡後旬餘，鬼忽還家，登陳牀曰：「我鐵也，實無片罪，橫見殘害，我母訴怨於天，今得天曹符來，取鐵杵當令鐵杵疾病，與我遭苦時同將去，自有期日，我今停此待之，聲如生時，家人賓。」

客不見其形皆聞其語於是恒在屋梁上住陳氏跪謝搏頰為設祭奠鬼云不須如此餓我令死豈是一食所能對謝陳夜中竊語道之鬼厲聲曰何敢道我今當斷汝屋棟便聞鋸聲屑亦隨落拉然有響如棟實崩舉家走出炳燭照之亦了無異鬼又罵鐵杵曰汝既殺我安坐宅上以為快也當燒汝屋即見火然煙焰大猛內外狼狽俄尔自滅茅茨儼然不見虧損日罵詈時復歌云桃李花巖霜落柰何桃李子巖霜早落已聲甚傷切似是自悼不得成長也于時鐵杵六歲鬼至便病體痛腸大上氣妨食鬼屢打之處處青黥月餘而死鬼便寂然

右一驗出
完魂志

唐顯慶三年

岐州岐山縣王志任益州縣令考滿還鄉有在室女面貞端正未有婚娉在道身亡停在綿州殞殮居棺寺停累月寺中先有學生停一房內夜初見此亡女來入房內莊飾華麗具申禮意欲慕相就學生容納相知經月女與學生一面銅鏡巾櫛各一念欲上道女共學生具展哀情密共辭別家人求覓此物不得令遣巡房求之於學生房覓得令遣左右縛打此人將為私盜學生具說逗留口云非唯得娘子此物兼留下二衣共某辭別留為信物令遣人開棺檢求果無此衣兼見女身似人幸處既見此徵遣人解放借問此人君居何處答云本是岐州人因從父南任父

母俱亡權遊諸州學問不久當還令給衣馬莊東同
歸將為女夫憐愛甚重見西明寺僧法雲本唐武
德中印人姓韋與一婦人言誓期不相負累年寵衰
婦人怨恨韋懼其反已自縊殺之後數日韋身徧癢
因發癩瘡而死韋孝諧說向臨云是其從兄右一驗出
妄語部第七此別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稟形人世逢斯穢濁之時受質偽身恒作虛妄
之境所以妄想虛構惑倒交懷違心背境出語皆虛
誑惑前人令他妄解致使萬苦爭纏百憂總萃種虛

妄之因感得輕賤之報地獄重苦更加湯炭迷法亂
真是由妄語也
引證部第二
又正法念經偈云

妄語言說者	惱一切衆生	彼常如黑暗
有命亦同死	語刀自割舌	云何舌不墮
若妄語言說	則失實功德	若人妄說語
口中有毒蛇	刀在口中住	炎火口中然
口中毒是毒	地上毒非毒	口毒割衆生
命終墮地獄	若人妄說語	自口中出膿
舌則是泥濁	舌亦如熾火	若人妄讒語

彼人速輕賤 為善人捨離 天則不攝護
常憎嫉他人 與諸衆生惡 方便惱亂他
因是入地獄

又優婆塞戒經偈云

若復有人	樂於妄語	是人現得	惡口惡色
所言雖實	人不信受	衆皆憎惡	不喜見之
是名現世	惡業之報	捨此身已	入於地獄
受大苦楚	飢渴熱惱	是名後世	惡業之報
若得人身	口不具足	所說雖實	人不信受
見者不樂	雖說正法	人不樂聞	是一惡人
因緣力故	一切外物	資生減少	

以此證知妄語之人三世受苦又禪祕要經云若有
四衆於佛法中為利養故貪求無厭為好名聞而假
偽作惡實不坐禪身口放逸行放逸行貪利養故自
言坐禪如是比丘犯偷蘭遮過時不說自不改悔經
須臾間即犯十三僧殘若經一日至於二日當知此
比丘是天人中賊羅刹魁膾必墮惡道犯大重罪若
比丘比丘尼實不見白骨自言見白骨乃至阿那般
那是比丘比丘尼誑惑諸天龍鬼神等此惡人輩是
波旬種為妄語故自說言我得不淨觀乃至頂法此
妄語人命終之後疾於電雨必定當墮阿鼻地獄壽
命一劫從地獄出墮餓鬼中八千歲時取熱錢丸從

餓鬼出墮畜生中生恒負重死復剥皮經五百生還
生人中解盲瘖啞癡殘百病以為衣服如是經苦不
可具說又正法念經偈云

甘露及毒藥	皆在人舌中	甘露謂實語
妄語則為毒	若人須甘露	彼人住實語
若人須毒者	彼人妄語說	毒不決定死
妄語則決定	若人妄語說	彼得言死人
妄語不自利	亦不益他人	若自他不樂
云何妄語說	若人惡分別	喜樂妄說語
死墮火刀上	得如是苦惱	毒害雖甚惡
唯能煞一身	妄語惡業者	百千身被壞

又佛說須賴經云佛言夫妄言者為自欺身亦欺他
人妄言者令人身臭心口無信令其心惱妄言者令
其口臭令其身色大神所棄妄言者亡失一切諸善
根本於己愚冥迷失善路妄言者一切惡本斷絕善
行閑居之本又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實語得安樂	實語得涅槃	妄語生苦果
今未在此受	若不捨妄語	則得一切苦
實語不須買	易得而不難	實非異國來
非從異人求	何故捨實語	喜樂妄語說
妄語言說者	是地獄因緣	因緣前已作
唱喚何所益	妄語第一火	尚能燒大海

况烧妄語人 猶如燒草木 若人捨實語
而作妄言說 如是癡惡人 棄寶而取石
若人不自愛 而愛於地獄 自身妄語火
此處自燒身 實語甚易得 莊嚴一切人
捨實語妄語 癡故到此處
又智度論說偈云
實語第一義 實語升天梯 實語小如大
妄語入地獄
又薩婆多論云不妄語者若說法議論傳語一切是
非莫自稱為是常令推寄有本則無過也不尔斧在
口中又十誦律云若語高姓人云是下賤若兩眼人

云是一眼並得妄語又語一眼人汝是瞎眼人並得

輕惱他罪 正報頌曰

妄語誑人巧

地獄受罪拙

燄鋸解其形

熱鐵耕其舌

灌之以洋銅

磨之以剛鐵

悲痛碎骨髓

呻吟常嗚咽

習報頌曰

妄語入三塗

三塗罪已決

餘業生人道

被謗常憂結

還為他所誑

恨心如火熱

智者勿尤人

驗果因須滅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五

以祥里

矚反呂支

鑠反舒灼

鈇反芳扶

剗反苦姑

憾反胡紺

廩反宥居

反睢息

七余反又

歛反香衣

虛反朽居

銳反烏管

讞反魚列

反

駸

如智度論云或有餓鬼先世惡口好以麁語加彼衆生衆生憎惡見之如讐以此罪故墮餓鬼中又法句經云雖為沙門不攝身口麁言惡說多所中傷衆所不愛智者不惜身死神去輪轉三塗自生自死苦惱無量諸佛賢聖所不愛惜假令衆生身雖無過不慎口業亦墮惡道故智度論云時有一鬼頭似猪頭臭虫從口出身有金色光明是鬼宿世作比丘惡口罵詈客比丘身持淨戒故身有光明口有惡言故臭虫從口出增一阿含經云寧以利劍截割其舌不以惡口麁語墮三惡道又護口經云過去迦葉如來出現於世敷說法教教化已周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涅槃後

時有三藏比丘名曰黃頭衆僧告勅一切雜使不令卿涉但與諸後學者說諸妙法時三藏比丘內心輕憚不免僧命便與後學敷顯經義喚授者義曰連前象頭次喚弟二者曰馬頭復喚駱駝頭驢頭猪頭羊頭師子頭虎頭如是喚衆獸之類不可稱數雖授經義不免其罪身壞命終入地獄中經歷數千萬劫受苦無量餘罪未畢從地獄出生大海中受水性形一身百頭形體極大異類見之皆悉馳走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尊者滿足詣餓鬼界見一餓鬼形狀醜陋見者毛豎莫不畏懼身出熾焰如大火聚口出疽虫膿血流溢臭氣亘近或口出火長數十丈或眼耳

鼻身體肢節放諸火焰長數十丈脣口垂倒像如野
猪身體縱廣一由旬地手自抓擗舉聲嗥哭馳走東
西滿足見問汝作何罪今受此苦餓鬼報曰吾昔出
家戀著房舍慳貪不捨自恃豪族出言臭惡若見持
戒精進比丘輒復罵辱戾口戾眼或戾是非故受此
苦寧以利刀自割其舌積劫受苦不以一日罵謫精
進持戒比丘尊者若還闍浮提地時以我形狀誡諸
比丘善護口過勿妄出言見持戒者念宣其德自我
受此餓鬼形未數千萬歲常受此苦却後命終當入
地獄說此語已嗥哭投地如太山崩天翻地覆斯由
口過故使然矣 又百緣經云有長者婦懷妊身體

臭穢都不可近年滿生兒連骸骨立羸瘦憔悴不可
目視又多糞屎塗身而生年漸長大不欲在家貪嗜
糞穢不肯捨離父母諸親惡不欲見驅令遠舍使不
得近即便在外常食糞穢諸人見已因為立字名憫
婆羅值佛出家得羅漢果由過去世時有佛出世名
拘留孫出家為寺主有諸檀越洗浴衆僧訖復以香
油塗身有一羅漢寺主見已瞋恚罵詈汝出家人香
油塗身如似人糞塗汝身上羅漢愍之為現神通寺
主見已懺悔辭謝願除罪咎緣是惡罵五百世中身
常臭穢不可附近由昔出家向彼悔故今得值我出
家得道是故衆生應護口業莫相罵辱又賢愚經云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人挽不出水是時河水見而恠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往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今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毗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告阿難乃往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世間頗有更勝汝不見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所疑往問沙門為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我不能答母即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見答母言若欲

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偽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母教即作比丘經少時問學通三藏還來歸家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儻不如時便可罵辱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後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是罵故今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豬羊犬等衆獸之頭無不備有阿難問佛何時當得脫此魚身佛告阿難此賢劫中千佛過去猶故不脫此魚身也以是因緣身口意業不可不慎又王玄策行傳云佛在世時毗耶梨城觀一切衆生有苦惱者即欲救

拔乃觀見此國有雞越吒二衆摠五百人於婆音去羅俱
末底河網得摩桀大魚十有八首三十六眼其頭多
獸自外同前佛為說法魚聞法已便即命終得生天上而
為天子却觀本身是大魚象佛說法遂得生天乃持
諸種香華瓔珞寶珠從天而下至佛供養于時二衆
並發心悔過即於俱末底河北一百餘步燒焚魚網
銅瓶盛灰埋之向說法處於上起塔尊像儼然至今
現在雕飾如法觀者生善又百緣經云昔佛在世時
波斯匿王婦末利夫人產生一女字曰金剛面貌極
醜身體麁澀猶如蛇皮頭髮麁強猶如馬尾王見不
喜勅閉深宮不令出外年漸長大任當嫁娶便遣一

臣推覓一人本是豪族今貧乏者卿可將來臣受勅
已覓得付王王將屏處密私語言聞卿豪族今者貧
窮我有一女面貌極醜卿幸納受當相供給時此貧
人跪白王曰正使大王以狗見賜亦不敢違豈況王
女末利所生王即妻之為造宅舍門戶七重王囑女
夫自捉戶鈎出入牢閉勿使人見王出財物供給女
婿無所乏少拜為大臣後與豪貴共為邑會聚會之
契令婦共趣自餘諸人各將婦來唯此大臣獨不將
赴衆人疑恠彼人婦者或能端正或可極醜不能顯
現是以不來復於後會密共勸酒令使醉卧解取門
鈎遺其五人造家往看至家開門婦疑非夫內自剋

責懊惱而言我宿何罪為夫幽閉不覩日月即便至
心遙禮世尊願佛慈悲來到我前暫救苦厄佛知其
意即於女前地中涌出紺髮相現其女舉頭見佛髮
相敬心歡喜女髮自然如紺青色佛漸現面女心倍
喜面復端正惡相麁皮自然化滅佛悉現身令盡見
之更增歡喜身體端正猶如天女佛便為說種種法
要得須陀洹果時佛去後五人入見端正少雙觀看
已竟還閉門戶繫鈎本處其人還家見婦端正欣然
問言汝是何人婦答夫言我是汝婦夫即語言汝前
極醜何緣端正乃尔婦便白夫具說上事婦復向夫
我欲見王汝當為我通白消息夫往白王女郎今者

欲來相見王答女夫莫道此事急當牢閉慎勿令出
女夫白王女郎今者蒙佛威神便得端正天女無異
王聞是已即遣往迎見女端正歡喜無量將詣佛所
而白佛言不審此女宿種何福乃生豪貴而復醜陋
佛告王言乃往過去波羅柰國有一長者恒常供養
一辟支佛身體醜陋時長者家有一小女見辟支佛
惡心罵言面貌醜陋身皮麁惡何期可憎時辟支佛
欲入涅槃便現神力作十八變其女見已即時自責
求哀懺悔緣於過去罵辟支故生常醜陋由還懺悔
今得端正以供養故所生之處豪尊富貴快樂無極
又興起行經云釋迦過去以惡語道迦葉禿頭沙門

何有佛道故今六年受日食一麻一米大豆小豆苦
行又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往古世時得刹尸羅國
婆羅門有牛晝夜養飼刮刷摩拔時得刹尸羅國復
有長者牛於城市街巷遍自唱言誰有力牛與我力
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時婆羅門牛聞唱聲自念此
婆羅門晝夜餽飼我刮刷摩拔我今宜當盡力自竭
取彼千兩金報此人恩時彼牛即語婆羅門汝今當
知得刹尸羅國中有長者作是唱言誰有牛與我牛
共駕百車贖金千兩主今可往至彼長者家語言我
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贖金千兩時婆羅門即往
至長者家語言我有牛可與汝牛共駕百車贖金千

兩長者報言今正是時婆羅門即牽已牛與長者牛
共駕百車贖金千兩時多人觀看婆羅門於眾人前
作毀訾語一角可牽時牛聞毀訾語即慙愧不肯出
力與對諍竟於是長者牛勝婆羅門牛不如輸金千
兩時婆羅門語彼牛言我晝夜餽飼摩拔刮刷望汝
當與我盡力勝彼牛云何今日反更使我輸金千兩
耶牛語婆羅門言汝於眾人前毀訾我言一角可牽
使我慙愧於眾人是故不能復出力與彼竟駕若能
改往言更不名字形相我者便可往語彼長者言能
更與我牛共駕百車者更倍出二千兩金婆羅門語
牛言勿復令我更輸二千兩金牛報婆羅門言汝勿

復在衆人前毀咎我言一角可牽於衆人前當讚歎
我好牽端嚴好角時婆羅門至彼長者家語言能更
與我牛共駕百車者賜二千兩金長者報言今正是
時時婆羅門牛與長者牛共駕百車賜二千兩金多
人共看時婆羅門於衆人前讚歎言好牽端嚴好角
牛聞此語即便勇力與彼竟駕婆羅門牛得勝長者
牛不如婆羅門得二千兩金爾時佛語諸比丘凡人
欲有所說當說善語不應說惡語善語者善惡語者
自生熱惱是故諸比丘畜生得人毀咎猶自慙愧不
堪進力況復於人得他毀辱能不有慙愧故成實論
云若人惡口種種罵詈隨語受報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口癡而心剛

不柔無善言

常懷惡兩舌

不念人善利

所言不了了

藏惡在於心

如灰覆炭火

設躡燒人足

其語常柔和

順從言可人

言行而相副

心身不傷人

譬如好華樹

成實亦甘美

佛尊解說是

心口之謀相

又百緣經云爾時世尊初始成佛便欲教化諸龍王
故即便往至須弥山下現比丘形端坐思惟時有金
翅鳥王入大海中捉一小龍還須弥頂規欲食噉時
彼小龍命故未斷遥見比丘端坐思惟至心求哀尋
即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名曰負梨端正殊妙世

所希有因為立字名須菩提年漸長大智慧聰明無
有及者唯甚惡性凡所眼見人及畜生則便瞋罵未
曾休廢父母親屬皆共厭患無喜見者遂便捨家入
山林中乃見鳥及以草木風吹動搖亦生瞋恚終無
喜心時有山神語須菩提言汝今何故捨家來此山
林之中既不修善則無利益虛自疲苦今有世尊在
祇桓中有大福德能教衆生修善斷惡今若至彼必
能除汝瞋恚惡毒時須菩提聞山神語即生歡喜尋
問之曰今者世尊為在何處荅曰汝但眠眼我自將
汝至世尊所時須菩提用山神語眠目須臾不覺自
然在祇桓中見佛世尊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光明普

曜如百千日心懷歡喜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
說瞋恚過惡愚癡煩惱燒滅善根增長衆惡後受果
報墮在地獄備受苦痛不可稱計設復得脫或作龍
蛇羅刹鬼神心常含毒更相殘害時須菩提聞世尊
說是語已心驚毛豎尋自悔責即於佛前懺悔罪咎
豁然獲須陀洹果心懷喜悅既入道次佛即聽許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
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
請說本緣佛告比丘此賢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
於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勸化一萬歲中將諸比丘
處處供養於後時間僧有少緣竟不隨從便出惡罵

汝等佷戾似如毒龍作是語已尋即出去以是業緣
五百世中受毒龍身心常含毒觸撓衆生今雖得人
宿習不除故復生瞋佛告比丘欲知尔時勸化比丘
惡口罵者今須菩提是由於尔時供養僧故今得值
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又百緣經云佛
在世時王舍城中有一長者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
婦是滿十月便欲產子然不肯出尋重有身是滿十
月復產一子先懷者住在右脇如是次第懷妊九子
各滿十月而產唯先一子故在胎中不肯出外其母
極患設諸湯藥以自療治病無降損囑及家中我腹
中子故活不死今若設終必開我腹取子養育其母

於時不免所患即便命終時諸眷屬載其尸骸詣於
塚間請大醫者婆破腹看之得一小兒形狀故小頭
鬚皓白俯腰而行四向顧視語諸親言汝等當知我
由先身惡口罵辱衆僧故處此熟藏中經六十年受
是苦惱難可巨當諸親聞已號啼悲哭不能答之尔
時世尊遙知此兒善根已熟將諸大衆往到尸所告
小兒言汝是長老比丘不答言實是第二第三亦如
是問故言道是時諸大衆見此小兒與佛答對各懷
疑惑前白佛言今此老兒宿造何業在腹髮白俯腰
而行復與如來共相答問尔時世尊告諸大衆此賢
劫中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有諸比丘夏坐安居衆僧

和合差一比丘年在老耄為僧維那共立制限於此
夏坐要得道者聽共自恣若未得者不聽自恣今此
維那獨不得道僧皆不聽布薩自恣心懷懊惱而作
是言我獨為尔營理僧事今汝等輩安隱行道今復
還返更不聽自恣布薩羯磨即便瞋恚罵辱眾僧尋
即牽捉閉著室中作是唱言使汝等輩常處暗冥不
見光明如我今者處此暗室作是語已自裁命終墮
地獄中受大苦惱今始得脫故在胎中受是苦惱眾
僧聞已各護三業厭離生死得四沙門果者有發辟
支佛心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時諸親屬還將老兒
詣家養育年漸長大放令出家得阿羅漢果佛告比

丘緣於往昔供養眾僧及作維那營理僧事故今得
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正報頌曰

惡口如毒箭著物則破傷地獄開門待

投之以鑊湯割舌令自噉楚毒難思量

若與身無益慎口也何妨習報頌曰

惡口多觸忤地獄被燒然人中有餘報

還聞刀劍言設令有談論諍訟被他怨

往報甘心受改惡善自鮮

感應緣

略引

唐雍州醴泉縣東陽鄉人揚師操至貞觀初任司竹
監後因公事遷任藍田縣尉貞觀二十一年為身老

還家躬耕為業然操立性毒惡暴口但一生已來喜
見人過每鄉人有事即錄告官縣司以操曾在朝流
亦與顏色然操長惡不改數忤擾官司覓鄉人事過
無問大小恒生恐嚇於自村社之內無事橫生整理
大小譏呵是非浪作但有牛羊蹤暴士女相爭即將
向縣縣令裴瞿曇用為煩碎初二三迴與理後見事繁
不與理操後經州或上表聞徹惡心日盛人皆不喜
見但操自知性惡亦向人說云吾性多急暴口從武
德已來四度受戒持行禮拜日誦經論化人為善然
有大小侵已操不能忍後至永徽元年四月七日夜
忽有一人從東來騎白馬著青衣直到操門見遂共

溫涼訖人云東陽大監故遣我追你為你自生已來
毒心纏縛不能忍捨逢人即說勸善已身持戒不全
慳貪不施自道我有善心供養三寶然未曾布施片
財雖口云慚愧心中即生別計惑亂凡俗為此喚汝
須臾不見來人操身在門忽然倒地口不能言唯心
上少暖家人舉將入舍卧經宿不蘇然操已到東陽
都錄處于時府君大衙未散操遂私行曹司皆有机
案牘席甚大精好亦有囚人或著枷鎖或露頭散腰
或坐立行住如是罪人不可算數操向東行過到一
處處孔極小唯見火星流出臭烟燄不中人立復
有兩人手把鐵棒修理門首操因問把棒人此是何處

曹司荅云是猛火地獄擬著持戒不全人或修善中
休人知而故犯死入此處聞道有一楊師操一生喜
論人過每告官司導他長短逢人詐言慚愧有片侵
麤實不能忍今欲遣入此處故修理之其人今日是
四月八日家人為操身死布施齋供曹司平章還欲
放歸未得進止我在此間待師操操便叩頭禮謝自
云楊師操者弟子身是願作方便若為得脫此人荅
云你但至心禮十方佛殷心懺悔改却毒心即隨往
生不來此處雖懷惡意一期能悔如菩薩行不惜身
命得生淨土師操得此語已即便依教發露懇懃懺
悔遂放還家經三日得活操得蘇已具述此事操於

後時便向慧靖禪師處改過懺悔身今見在年至七
十有五每一食長齋六時禮懺操田臨官道因行看
麥見牛三頭暴食麥苗操就牛慚愧不復驅出歸家
後日行麥不死直有牛跡涇陽西界有陳王佛堂多
人聚集操向眾人具述其事道俗驚恠禮懺弥殷其
夜作夢見有人來語操云我是使人故來試你你既
止惡更不追你但你勤誠修善不須憂之有僧見操

傳向臨說

右一餘出
真祥記

兩舌部第九

此別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生者病死無自出之期菩提涅槃有修入之路諸佛所以得道由行四攝故凡聖歸依菩薩所以成聖由行六度故黑白欽敬今見流俗之徒乃專構屏辭惡傳彼此令他眷屬分離朋友乖散樂種不和之業感得生離之苦縱使善心教離惡人亦是破壞有益無罪故成實論云若善心教化雖為別離亦不得罪若以惡心令他鬪亂則是兩舌得罪最深謂墮地獄畜生餓鬼若生人中被他誹謗唯得弊惡破壞眷屬當知上說妄語過中為乖彼此而妄語者據此義邊即是兩舌若說此罪三世招苦如上已說不須重述引證部第二

如四分律云佛告諸比丘汝等當聽古昔有兩惡獸為伴一名善牙師子二名善博虎晝夜伺捕眾鹿時有一野干逐彼二獸後食其殘肉以自全命時彼野干竊自生念我今不能久與相逐當以何方便鬪亂彼二獸令不復相隨時野干即往善牙師子所如是語善牙善博虎有如是語言我生處勝種姓勝形色勝汝力勢勝汝何以故我日日得好美食善牙師子逐我後食我殘肉以自全命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善博如是說

善牙問野干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

一處相見自知尔時野干竊語善牙已便往語善博
虎言汝知不善牙有如是語而我今日種姓生處悉
皆勝汝力勢亦勝何以故我常食好肉善博虎食我
殘肉而自活命尔時即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博不能善

善牙如是說

善博問言汝以何事得知答言汝等二獸共集一處
相見自知後二獸共集一處瞋眼相視善牙師子便
作是念我不應不問便先下手打彼尔時善牙師子
向善博虎而說偈言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如我

善博說是耶

彼自念言必是野干闖亂我等善博虎說偈答善牙
師子言

善博不說是

形色及所生

大力而復勝

善牙不能善

若受無利言

信他彼此語

親厚自破壞

便成於怨家

若以知真實

當滅除瞋惱

今可至誠說

令身得利益

今當善降伏

除滅惡知識

可殺此野干

闖亂我等者

即打野干殺尔時佛告諸比丘此二獸為彼所破共
集一處相見不悅况復於人為人所破心能不惱又

正法念經閻羅王責疏罪人說偈云

大喜多言語 增貪令他畏 口過自誇誕

兩舌第一處

又華手經佛說偈言

惡口而兩舌 好出他人過 如是不善人

無惡而不造

又智度論云實語者不假布施持戒學問多聞但修

實語得無量福又報恩經佛說偈言

佛告阿難 人生世間 禍從口出 當護於口

甚於猛火 猛火熾然 燒世間財 惡口熾然

燒七聖財 一切眾生 禍從口出 毀身之斧

滅身之禍 正報頌曰

兩舌鬪亂人 地獄被分裂 獄卒擘其口

焰刀割其舌 苦痛既如此 加之以飢渴

惡業不自由 還飲身中血 習報頌曰

讒毀害人深 固受三塗苦 設使得人身

餘報仍依怙 眷屬多弊惡 違違恣瞋怒

但令惡不忘 地獄無今古

感應緣 二畧引

漢靈帝宋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眾共譖毀
初中常侍王甫枉誅勃海王懼及妃妃即后之姑也
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何共搆后執左道呪

咀靈帝信之遂收后璽綬后自致暴室而以憂死父
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黃門在首閣者皆憐宋氏
無罪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皇后無罪而聽用邪嬖
使絕其命勃海王懼既已自貶又受誅斃今宋后及
懼自訴於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夢殊明察帝既覺
而懼以事問羽林左監許冰此為何祥其可禳乎冰
對以宋后及勃海王無辜之狀宜並改葬以安寃魂
返宋家之徒復勃海之封以消災咎帝弗能用尋亦
崩焉出寃魂志唐咸陽有婦女姓梁貞觀年中死經七
日而蘇自云被人收將至一大院內見有大廳有一
官人據案執筆翼侍甚盛令人勘問云此婦女合死

以不有人更責一案勘云與合死者同姓名所以追
耳官人勅左右即欲放還梁白官人云不知梁更別
有何罪請即受罪而歸官人即令勘案云梁生平唯
有兩舌惡罵之罪更無餘罪即令一人括舌一人執
斧斫之日常數四凡經七日始送令歸初似落深崖
少時如睡而覺家人視其舌上猶大爛腫從此已後
永斷酒肉至今猶存出寃報拾遺記

綺語部第十

此別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忠言所以顯理綺語所以乖真由忠故有實有實

故德生德生故所以成聖由綺語故虛妄虛妄故罪
生罪生故受苦故知趣理求聖要須實說說若虛假
終為乖理謂言不正皆名綺語但諸綺語不益自他
唯增放逸長諸不善此落三塗後生人時所說正語
人亦不信凡所言說語不辯了亦名綺語故成實論
云語雖是實非時而說亦落綺語也

引證部第二

如智度論說偈言

有墮餓鬼中 火焰從口出 四向發大聲
是為口過報 雖復多聞見 在大眾說法
以不成信業 人皆不信受 若欲廣名聞

為人所信受 是故當至誠 不應作綺語

又薩婆多論云口中四過互歷各作四句一或有一
舌非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當
實說故非妄語輒語說故非惡口以分離心故名兩
舌第二或有一舌是妄語非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
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
以輒語說故非惡口第三或有一舌是惡口非妄語
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離心故是兩舌以
鹿語說故是惡口當實說故非妄語第四或有一舌
是妄語是惡口如有一人傳此人語向彼人說以別
離心故是兩舌以妄說故是妄語以惡聲說故是惡

口自外妄語惡口各作四句亦如是綺語一種各不相離故不別說故成實論云餘口三業或合或離綺語一種必不相離 正報頌曰

綺語無義理

令人心惑亂

為喪他善根

洋銅擘口灌

焰鐵燒其舌

腹藏皆焦爛

此痛不可忍

悲號常叫喚

習報頌曰

浮言翳真理

為此沉惡趣

去彼暫歸人

出言無曉喻

生無信仰心

恒被他笑具

為人覺羞耻

何不出典句

感應緣

略引四驗

漢明帝時有檀國蠻夷善閑幻術能徙易牛馬頭上

與群臣共觀之以為笑樂及三國時吳有徐光者不知何許人也常行幻化之術於市里內從人乞苾其主弗與便從索子掘地而種願眄之間苾生俄而蔓延生華俄而成實百姓咸矚目焉子成乃取而食之因以賜觀者向之鬻苾者反視所賣皆耗矣橘柚棗栗之屬亦如其幻化皆此類也 晉永嘉年中有天竺國人來度江南言語譯道而後通其人有多術能截舌續斷吐火變化所在士女聚共觀試其將截舌先吐以示賓客然後刀截流血覆地乃取置器中傳以示人視之舌頭觀其口內唯半舌在既而還取含之有頃吐已示人舌還如故其續斷絹布與人各執

一頭對剪斷已而取兩段合持祝之則復還連與舊無異時人多疑以為幻作陰而試之猶是已緝其吐火者先有藥在器中取一片與黍糠含之再三吹呀而張口火出因就蒸處取以爨之則便火熾也又書紙及繩縷之屬投火中衆詳共視見其燒然消磨了盡乃撥灰中舉而出之故是向物如此幻術作者非一時天下方亂云建安霍山可以避世乃入東治不知所在也 大唐貞觀二十年西國有五婆羅門來到京師善能音樂祝術雜戲截舌抽腹走繩續斷又至顯慶已來王玄策等數有使人向五印度西國天王為漢使設樂或有騰空走索履屐繩行男女相避

歌戲如常或有女人手弄三伎刀稍槍等擲空手接繩走不落或有截舌自縛解伏依舊不勞人功如是幻戲種種難述 唐雍州西盩厔縣西北有元從人坊元從人程普樂少好音聲至永徽六年五月七日因有微患暴死五日心暖不臭家人不敢埋至第六日平旦得蘇還如平生說云初死時有二青衣至牀前通王喚君普樂問何王答曰閻羅王喚為何事答曰頃有勘問催急即行不須更語一人手撮普樂逐出坊南門漸向南山下至一荒草處有少鹹鹵不生草一大孔如大甕口語樂云入樂懼不肯入一人推入不覺有損直見王大殿捉杖人極衆王共諸臣及官

妃后在大殿上相隔慢坐殿前大有諸音聲伎兒雜戲引樂使人啓王云所追人來王問是誰程普樂汝解排說不答曰不解王迴顧問一伎兒姓張名舍兒此人不解排說何故追喚舍兒生平共普樂初善後因相瞋挾怨舍兒遂挾怨漫引此人舍兒不敢誑王還依實說王怒令戲殿前音聲一時俱動還見打鼓作舞緣干緣干人初緣至頭下時以干內口直下干從後分出至地還上六根俱破九孔流血緣干上下並皆如是復見黃唐已耒伎兒如齊嬰子突出郎獨猪挑棒等數十人令作排說時口中吐火抽舌繞場周匝百千鐵鳥諸惡毒虫從空飛下一時向舌上啄

嗟受其極苦叫聲動地不喜人聞餘之雜戲之人諸小鐵虫見其一時拍手唱叫之聲如烟如火同時被燒燒死還活更相受苦無暫停廢音聲不捨受苦不廢王雖下杖然遣獄卒手把鐵棒利戟鐵弓箭圍繞守遣令作音樂受苦不歇普樂至獄五日見此戲兒受苦如是至第六日旦王喚普樂語云汝未合死更檢案看却後二年汝命算盡當耒受苦如是此人為生平妄語惡口綺語調弄僧尼輕戲佛法假託三寶誑他財物專將養活婦兒好殺猪羊食噉酒肉或因向伽藍食用僧物汙穢不淨如是等罪不持齋戒故受斯殃汝雖無如此重罪非無餘過亦合受之且放

汝去死時取汝還令舊二人送到家內見一林許林
林枝葉稠密二人令入此林此人初不肯入二人急
推合眼而入即覺身已在林蘇活此普樂因見此徵
即向京來歷寺受戒堅持不犯菜食長齋禮敬無虧
其因向僧懺
具說此言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六

嗥胡高反 抓側巧反 嚙市占反 拉盧合反 攫居夔反 刷朱活反 飲祥吏反

反悝苦想反 讓汝羊反 騙五把反 託偽凡反 為馮反 鬻余六反 殍所交反

盪張流反 屋涉栗反 壁博計反 壘斯氏反 諧莊陰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慳貪部第十一此有二部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群生惑病著我為端凡品邪迷慳貪為本所以善
輕毫髮惡重丘山福少春冰貧多秋雨六情之網未
易能超三毒之津無由可度身重常沒譬等河裏之
魚鼓翅欲飛難同天上之鳥致使貧貧相次競加侵
逼苦苦連綿爭來損害似飛蛾拂焰自取燒然如蠶
作繭非他纏縛良由慳惜貪障受罪飢寒施是富因

常招豐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分別業報經偈言

常樂修智慧

而不行布施

所生常聰哲

貧窶無財產

唯樂行布施

而不修智慧

所生得大財

愚暗無知見

施慧二俱修

所生具財智

二俱不修者

長夜處貧暗

故攝論云慳惜是多財障嫉妒是尊貴障又眾生起

貪無過色財第一愛色多過如前已述不同意者今

更略論如涅槃經說譬如有人以羅刹女而為婦妾

是羅刹女隨所生子生已便噉子既盡已後噉其夫

愛羅刹女亦復如是隨諸眾生善根子隨生隨食

善子既盡復噉眾生令墮地獄畜生餓鬼又如有人

性愛好華不見華莖毒蛇過患即便前捉捉已蛇螫

螫已命終一切凡夫亦復如是貪五欲華不見是愛

毒蛇過患而便受取即為愛毒之所螫命終之後墮

三惡道第二於財生貪者貪財致禍大苦所惱乖背

真俗失於親疎故智度論云財物是種種煩惱罪業

因緣若持戒禪定智慧種種善法是涅槃因緣以是故

財物尚應自棄何況好福田中而不布施譬如兄

弟二人各擔十斤金行道中更無餘伴兄作是念我

所以欲殺弟取金此曠路中人無知者弟復生念欲

殺兄取金兄弟各有惡心語言視瞻皆異兄弟即自
悟還生悔心我等非人與禽獸何異同產兄弟而為
少金故而生惡心兄弟共至泉水邊兄以金投著水
中弟言善哉善哉弟復棄金水中兄言善哉善哉兄
弟更互相問何以故言善哉各相答言我以此金故
生不善心欲相危害今得棄之故言善哉二辭各尔
以是因緣常應自捨又大莊嚴論云我曾昔聞舍衛
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於一田畔見有伏藏佛告
阿難是大毒蛇阿難白佛是惡毒蛇尔時田中有一
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蛇作是念言我當視之沙門
以何為惡毒蛇即往其所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

所言是毒蛇者乃是好金即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
先貧衣食不供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
禁司其卒富而亂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既已用
盡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
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王喚彼人而問之曰何故
唱言毒蛇阿難惡毒蛇世尊其人白王我於往日在
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我於今者方乃
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又增一阿舍經云昔佛在
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婆提居家巨富財產
無量金銀不可稱計其家雖富慳恪守護不著不暇
服飾飲食極為麁鄙亦不施與妻子眷屬奴婢僕從

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復起邪見斷於善根
然無子息命終之後所有財寶盡沒入官波斯匿王
自然收攝已訖迴詣佛所而白佛言婆提長者今日
命終之後為生何處佛告王曰婆提長者故福已盡
新業不造由起邪見斷於善根命終生在啼哭地獄
波斯匿王聞佛所說涕泣流淚而白佛言婆提長者
昔作何業生在富家復作何惡然不得食此極富之
樂佛告王曰過去久遠有迦葉佛入涅槃後時此長
者生舍衛國作田家子有辟支佛來詣其家而從乞
食時此長者便持食施辟支得食飛空而去長者見
已作是誓願持此善根使我世世所生之處不墮三

塗常多財寶布施已後復生悔心我向者食應與奴
僕不應與此秃頭沙門佛告王曰婆提長者由於過
去施辟支佛食發願功德所生之處常多財寶無所
乏少緣其施後生變悔心在所生處雖處富貴不得
食此極富之樂慳惜守護不自衣食復不施與妻子
眷屬亦不布施朋友知識及諸沙門婆羅門等是故
智者聞此因緣若有財物應當布施勿生慳吝施時
志心自手奉與施已歡喜莫生悔心能如此施得大
果報無量無邊又出曜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中
有一長者名曰難陀巨富多財金銀珍寶象馬車乘
奴婢僕使服飾田業不可限量一國之富無有過者

雖處豪富而無信心慳貪嫉妒門閣七重勅守門人
有人來乞一不得入中庭空上安鐵踈籠恐有飛鳥
食噉穀米四壁墻下以白噤泥恐鼠穿穴傷損財物
唯有一子名梅檀香臨終勅子吾患必死若吾死後
所有財寶勿費損耗莫與沙門及婆羅門若有乞兒
莫施一錢此諸財物足供七世勅已命終還生舍衛
梅陀羅家盲母腹中後生出胎生盲無目盲母念言
若生男者吾今日冥須見扶持聞兒生盲倍增愁憂
悲泣說偈言

子盲吾亦盲
益我愁憂苦

二俱無兩目

遇此衰耗物

是時盲母養兒已大年八九歲堪能行來與杖一枚
食器一具而告子曰汝自乞活不須住此吾亦無目
復當乞求以濟餘命此盲小兒家家乞求遂後漸至
梅檀香家在門外立唱盲兒乞時守門人瞋恚投手
擲著深坑傷折左臂復打頭破所乞得食盡棄在地
有人臨見甚憐愍傷往語盲母盲母聞已匍匐拄杖
到盲兒所抱著膝上而語兒言汝有何憊遭此苦厄
子報母曰我向者至梅檀香家門外而乞便遇惡人
打擲如是佛時知已告阿難言禍災禍災難陀長者
命終與彼梅陀羅家盲婦作子生無兩目昔所居業
豪富無量象馬七珍不可稱計而今復得親用不耶

然由慳貪受此盲報從此命終入阿鼻地獄佛於過中與比丘衆國城人民圍繞往到旃檀香門盲小兒所時旃檀香聞佛在外出門禮拜在一面立佛知衆集復見旃檀廣為衆說慳貪嫉妒受罪無量加說惠施受福無窮欲使離有趣無為道爾時世尊欲與旃檀拔地獄苦告小兒曰汝是難陀長者非耶小兒報曰實是難陀如是至三大衆聞此愕然而言難陀長者乃受此形時旃檀香聞見此事悲泣墮淚不能自止禮佛求救願拔罪根即請佛僧明日舍食佛明日食竟為說妙法時旃檀香得須陀洹果佛告阿難若人積財不自衣食復不布施愚中之愚是故智者應

當行施求離生死莫生慳恪受無邊苦又盧至長者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盧至其家巨富財產無量如毗沙門由於往昔施勝福田故獲斯報然其施時不能志心故今雖富意長下劣所著衣裳垢弊不淨食則糠菜以充其飢渴唯飲水行乘朽車勤營家業猶如奴僕常為世人之所嗤笑後於一時城中人民大作節會莊嚴舍宅懸繒幡蓋香水灑地散衆名華種種嚴麗伎樂歌舞歡娛受樂猶若諸天盧志見已便生念言彼既歡會我亦當爾即疾歸家自開庫藏取得五錢得已思念若在家食母妻眷屬不可周遍若至他舍恐主所奪於是即用兩

錢買麩兩錢酤酒一錢買葱從內家中取鹽一把衣
衿裏之賣出城外趣一樹下既至樹下見多象馬恐
來博撮即詣塚間復見猪狗尋更逃避至空靜處酒
中著鹽和麩飲之時復嚙葱先不飲酒即時大醉醉
已起舞揚聲而歌其歌辭曰

我今節慶會

縱酒大歡樂

逾過毗沙門

亦勝天帝釋

時值帝釋與諸天衆欲至佛所遇見盧至醉舞而歌
言勝帝釋默念此慳貪人屏處飲酒罵辱於我我當
惱之即變己身作盧至形往到其家聚集母妻奴婢
眷屬於母前坐而白母言我於前後有大慳鬼隨逐

於我使我慳惜不著不暇不與眷屬皆由慳鬼今日
出行值一道人與我好呪得除慳鬼然此慳鬼與我
相似彼若來者當好打棒其必詐稱我是盧至一切
家人莫信其語急當閉門慳鬼儻來待我所作然後
開門即作好食合家充飽復開庫藏出諸財寶衣服
瓔珞賜與母妻居家眷屬及施餘人訖已作樂歌舞
歡樂不可具說人聞盧至慳鬼得除皆來觀看盧至
酒醒歸家到門聞歌舞聲極大驚愕打門叫喚都無
聞者帝釋聞喚語衆人言打門喚者或是慳鬼人聞
慳鬼開門走避盧至得入居家眷屬悉皆不認言是
慳鬼即便捉脚倒曳打棒驅令出行到巷大哭唱言

恠我我今身形為異於本為不異本何故家人見棄
如是言我是鬼都不見認我於今者知何所導盧至
尔時如似顛狂傍人親里咸來慰喻汝是盧至我是
汝親故來看汝汝好強意當作方計用自分明盧至
聞已意用小安收淚而言請諸人等更看我面我今
實是盧至以不人皆答言汝於今者實是盧至即語
衆人言汝等皆能為我作證不衆人皆言我為汝證
實是盧至盧至答言汝等若尔聽說因緣

誰有羊少人 與我極相似 共我所愛婦
同牀接膝坐 所親家眷屬 見打驅逐出
所親皆愛彼 安止我家中 我忍飢寒苦

積聚諸錢財 彼今自在用 我無一毫分
猶如毗沙門 自恣於衣食 城中諸人等
各各生疑恠 皆作如是言 此事當云何
中有明智者 而作如是言 此間淫狡人
形貌似盧至 知其大慳貪 故來惱亂之
我等共證彼 不宜使棄捨

尔時諸人聞是語已皆悉同心咸言盧至汝今云何
欲何所為盧至云願為我證我欲見王并願貸我二
張白疊可使直於四銖金許當用上王諸人皆咲言
盧至今乃是大施主挾二張疊到於王門語守門人
為我通王我欲貢獻門人驚咲即入白王王聞念言

盧至慳恪將不死到卒能如是王即喚入既到王前以手挽疊用奉於王其腋急狹挽不能得便自迴身盡力痛挽方乃得出既得出已帝釋即化作兩束草盧至見草慚愧坐地悲噎歔歔不能得言王見慈愍而語之言縱令是草亦無所苦欲有所說隨汝意導盧至悲噎向王說言我見此草羞慙極盛不能以身陷入於地不知今者為有此身為無此身知何所告王聞愍念語傍人言彼既衰塞不能言者知其意者當代導之傍人答王不知何人形兒相似至其家中詐稱盧至家人皆信散用財物一切蕩盡家人不識打棒驅出反如路人是以此懊惱不能得言王聞遣使

喚相似者並立王前王見二人相兒言咲一切相似王謂後者是其盧至語前者言汝今復欲何所論道盧至答言我是盧至彼非盧至王問後者盧至慳貪汝好惠施云何稱言是盧至耶即答王言我聞佛說慳貪之者墮餓鬼中百千萬歲受飢渴苦畏怖因緣故捨慳貪王言實尔如似垢衣灰浣即淨煩惱垢心聞法即除王見是已即別二人置於異處各遣條牒親屬頭數種種財物速書將來二人持盡隱密之事及以書迹悉皆相似王不能別王喚母問母語王言此是我兒彼非我子是慳鬼也王復問母頗見身上瘡癩黑子私密之事可識以不母答王言兒左脇下

有小瘡癩猶小豆許王遣脫衣高舉臂看見兩瘡癩
大小相似王見大笑恠未曾有深自剋責一切衆生
愚暗所覆不別真偽如此之事唯佛能了即以二人
置於象上共至佛所請決所疑尔時世尊舉相好臂
莊嚴之手語帝釋言汝作何事帝釋即滅盧至身相
還復本形種種光明合掌向佛而說偈言

常為慳所使

不肯自衣食

以五錢酒麩

著鹽而飲之

飲已即大醉

戲咲而歌舞

輕罵我諸天

以是因緣故

我故苦惱之

佛語帝釋一切衆生皆有過罪宜應放捨化身還復
釋形而白佛言此人慳貪不自衣食五錢酒麩著鹽

和飲酒醉歌舞輕罵諸天故我惱之佛語帝釋一切
衆生皆有罪過宜應放捨佛語盧至汝還歸家看汝
財物盧至白佛所有財物帝釋用盡歸家何為帝釋
語言我不損汝一毫財物盧至語言我不信釋唯信
佛語以信佛故即便得須陀洹果時天龍八部及以
四衆凡聞是已得四道果有種三乘因緣 又羅旬
踰經云佛在世時有婆羅門子薄福相師占之無相
年至十二父母逐出遂行乞食乃到祇桓佛以大慈
手摩頭髮即墮袈裟著身佛為立名名羅旬踰時共
五部僧每出分衛而羅旬踰所在之部以空鉢還佛
勅比丘分以施之如是非一目連念言由是比丘僧

不得食佛知其意便與舍利弗俱使目連與羅旬喻俱各分為一部佛告目連我所在處汝不得往目連即與羅旬踰俱行適欲所至便即見佛及舍利弗而在其門如是經歷過五百億國遂不得食目連私念我於今日定不得食羅旬甚大飢極止恒水邊住目連即到佛所佛鉢中尚有餘食即與目連目連念言我今飢甚欲吞須弥尚謂不飽但此少飯何足可食佛告目連但食此飯勿憂不足目連即食飯既飽已鉢中不減舍利弗即念羅旬今未得食當大飢苦白佛言願乞餘飯與羅旬佛即告言我不惜飯但羅旬宿行果報不應得之若謂不然汝便可與舍利弗便

以飯與之羅旬得即欲受飯鉢便入地百丈舍利弗以道力手尋鉢即得以還羅旬適欲食之便誤覆鉢倒去飯食皆散水中羅旬還坐定意自思念言我每與諸比丘俱行輒無所得空鉢而還佛以飯與我輒復覆去皆由罪報應當所受便自思惟結解垢除得羅漢道即便食土而般涅槃欲知羅旬者過去維衛佛時是身為凡人常懷慳貪不肯布施時當欲飯脫衣布地恐飯粒落有沙門過從其分衛羅旬見謂之言當何相與便以手捧土與沙門沙門即呪願言是愚癡故耳當使汝早得度脫由來久遠展轉生死乃至於今所在之處輒不得食於今得道食土泥洹與

土沙門舍利弗是故知罪福今皆受之又遺教三昧
經云此羅踰宿世為賢者子作人嫉妒見沙門來分
衛輒逆門戶言大人不在沙門復至餘家復牽餘家
門戶閉之亦言大人不在故今分衛不能得適欲見
他布施飲食歡喜行會便復念言我亦欲作沙門故
今窮困如是 又增一阿含經云是時有四大羅漢
目連迦葉阿那律賓頭盧在一處而作是說我等共
觀此羅閱城中誰有不供養佛法眾作功德者尔時
有長者名跋提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慳貪不肯布施
於佛法眾無有毫釐之善故福已盡更不造新彼長
者有七重門皆有守人不得使乞者詣門復以鐵籠

絡覆中庭恐有飛鳥來至庭中長者有妹名曰難陀
亦復慳貪亦懷邪見無施福心亦無取證得道之者
亦有七重門還同前法無可得詣門者尔時跋提長
者清旦食餅是時那律從長者舍地中涌出舒鉢向
長者是時長者極懷愁憂即授少許餅與阿那律是
時那律得餅已還詣所在是時長者便興瞋恚語守
門人言我有教勅無令人入何故人來守者報曰門
閤牢固不知此道士為從何來尔時長者默然不言時
長者已食餅竟次食魚肉尊者大迦葉詣長者家從
地踊出舒鉢向長者時長者甚懷愁憂授少許魚肉
與之是時迦葉得肉便於彼沒還歸所在是時長者

倍復瞋恚語守門者言我先有教不使人入何故復使二沙門入家乞食時守門人報曰我等不見此沙門為從何來長者報曰此禿頭沙門善於幻術誑惑世人無有正行爾時長者婦去長者不遠而坐觀之語長者言可自護口勿作是語謂言幻術此諸沙門有大威神所以來者多所饒益長者識此二比丘手長者報曰我不識之時婦報言是斛飯王子名阿那律當生之時此地六變震動遠舍一由旬內伏藏自出時婦語長者此豪族之子修於梵行得阿羅漢道天眼第一次第二比丘者此羅閱城內大梵志名迦毗羅饒財多寶不可稱計有九百九十九頭牛耕田

其息名曰比波羅耶檀那身作金色婦名婆陀女中殊勝設舉紫磨金在前猶黑比白時長者報言我聞此二人名然復不見其婦報言向前後來者即是其身捨此玉女之寶出家學道今得阿羅漢恒行頭陀無有出也我觀此義故作是言善自護口莫謗聖人言作幻術此釋迦弟子皆是神德時尊者目連著衣持鉢飛騰虛空長者見空中坐而作是說汝是天耶乾沓和耶汝是鬼耶汝是羅刹噉人鬼耶目連報言我非是羅刹鬼等是時長者便說此偈

為天乾沓和 羅刹鬼神耶 又言非是天
羅刹鬼神者 不似乾沓和 方域所遊行

汝今名何等 我今欲得知

尔時目連復以偈報曰

非天乾沓和 非鬼羅刹種 三世得解脫

今我是人身 所可降伏魔 成於無上道

師名釋迦文 我名大目連

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比丘何所教勅目連報言我欲

與汝說法善思念之時長者復作是念此諸沙門長

夜著於飲食今欲論者正當論食若從我索我當言

無然我少聽此人所說尔時目連知長者心中所念

便說此偈

真息如來說二施

法施及財施

今當說法施

專心一意聽

是時長者聞當說法施便懷歡喜語目連言願時演

說聞當知之目連報長者言如來說五事大施即是

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不飲酒盡形壽而修行之長

者聞已極懷歡喜今所說者乃不用寶物如我今日

不堪殺生此可奉行又我家中饒財多寶終不偷盜

此亦我之所行又我家中妙之女終不淫他是

我之所行又我不好妄語之人何況自當妄語此亦

是我之所行如我今日意不念酒何況自當此亦是

我之所行是時長者語目連言此五施者我能奉行

我今可飯此目連長者仰頭語目連言可屈神下頤

就此而坐是時目連尋聲下坐長者躬自與目連食
訖行水長者念言可持一端疊奉上目連是時入藏
內而選取不好者便得好者捨之更取故尔還好是
時目連知長者心便說此偈

施與心闔諍

此福賢所棄

施時非闔時

可時随心施

尔時長者知便作是念今日目連知我心中所念便持
白疊奉上目連即與呪願言

觀察施第一

知有賢聖人

施中最高上

良由生果實

時目連呪願已受此白疊使長者受福無窮在一面

坐已目連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呵欲不淨出要
為樂即於座上得法眼淨以得見法無有狐疑而受
五戒自歸佛法聖眾時目連以見長者得法眼淨便
說此偈

如來所說經

根原悉備具

眼淨無瑕穢

無疑無猶豫

又增一阿含經云尔時有老母名曰難陀躬自作餅
時尊者賓頭盧時到著衣持鉢入羅閱城乞食漸漸
至老母難陀舍從地涌出舒手持鉢從老母難陀乞
食是時老母見賓頭盧極懷瞋恚作是惡言比丘當
知設汝眼脫我終不乞汝食是時賓頭盧即入三昧

便雙眼脫出是時老母倍復瞋恚正使沙門空中倒懸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在空中倒懸老母復倍瞋恚正使沙門舉身煙出我終不與汝食是時尊者復舉身出烟老母復倍瞋而作是語正使沙門舉身賓頭盧便舉身盡皆出水老母見已復作是語正使沙門在我前死終不與汝食是時賓頭盧即無出入息在老母前死老母見不出入息即懷恐怖衣毛皆豎而作是語此沙門多所知識國王所敬聞我家死必遭官事恐不免濟若還活者我當與食是時賓頭

盧即從三昧起時老母復作是念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與之時老母取少許麩作餅餅遂長大老母見已此餅極大當更作小者然餅遂大當取先作者與之然復諸餅皆共相連老母語賓頭盧曰比丘須食者便自取之何故相燒乃尔賓頭盧報曰大姊我不須食但須毋欲有所說老母報曰何所誠勅賓頭盧報曰今持此餅往世尊所若有戒勅我共奉行老母報曰此事甚快是時老母躬負此餅從賓頭盧後往世尊所頭面禮足在一面立白世尊曰此母難陀是跋提長者姊慳貪獨食不肯施人唯願世尊為說篤信之法使得開解尔時世尊告老母曰汝今持餅施

佛及餘比丘僧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并貧窮者然故有餅可持棄淨地及無虫水中即以此餅次第賦之及著淨水中即時焰起老母見已尋懷恐懼世尊漸與說法施戒生天之論苦集盡道即於坐上得法眼淨承事三尊受持五戒使發歡喜禮佛而去又十誦律云佛在舍衛國時有長老迦留陀夷得阿羅漢道持鉢入城乞食到一婆羅門舍主人不在婦閉門作煎餅迦留陀夷比丘即入禪定起通從外地沒涌出中庭乃以指彈婦即迴顧作是念言此沙門從何處入此必貪餅故來我終不與即語夷言縱使眼脫我亦不與而以神力即兩眼脫出復念縱出眼如椀

我亦不與即變眼如椀復念縱若倒立我前我亦不與即於前倒立復念縱汝若死我亦不與即入滅受想定心想皆滅無所覺知時婆羅門婦牽挽不動即大驚怖念是沙門常遊波斯匿王宮末利夫人之師若聞在我家死者我等大衰即語比丘言汝若活者我施與一餅迦留陀夷便出於定婦即看餅先煎好者意惜不與更刮盆邊得一小麩煎之轉勝以先者與適舉一餅餘皆相著迦留語言姊與我幾許與四餅欲持與之迦留語言我不須是餅可與祇桓中僧是婦先世已種善根即自思惟是比丘實不貪餅但愍我故而來乞耳即持餅筐詣祇桓中施衆僧竟在

迦留前生迦留陀夷觀其因緣為說妙法即於座上
得法眼淨作優婆夷反舍報夫夫聞即詣迦留陀夷
所迦留陀夷為說妙法得法眼淨作優婆塞常盡財
力供養闍黎乃至身死猶命子供養令後不斷又百
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爾時目連在一樹
下見一餓鬼身如焦柱腹如太山咽如細針髮如錐
刀纏刺其身諸支節間皆悉火然渴乏欲死脣口乾
焦欲趣河泉變為涸竭假令天降甘雨墮其身上皆
變為火目連即問業緣餓鬼答言我渴乏不能答汝
自問佛目連即詣佛所具述前事向佛廣說宿造何
業受是苦惱爾時世尊告目連言汝今諦聽吾當為

汝分別解說此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号曰迦
葉有一沙門涉路而行極患熱渴時有女人名曰惡
見井傍給水住從乞水女報之曰使汝渴死我終不
與令我水減不可持去于時沙門既不得水服道而
去時彼女人遂復慳貪有來乞者終不施與其後命
終墮餓鬼中以是業緣受如是苦佛告目連欲知彼
時女人不施水者今此餓鬼是佛說是惡見緣時諸
比丘等捨慳貪業得四沙門果者或有發無上菩提
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 又付法藏經云時有僧
伽耶舍羅漢有大智慧言辭清辯昔雖出家未證道
迹遊行大海邊見一宮殿七寶莊嚴光明殊勝僧伽

耶舍見時已到即往彼宮說偈乞食云
飢為第一病 行為第一苦 如是知法者
可得涅槃道

是時舍主即出奉迎敷置茵褥請入就坐耶舍見其
家內有二餓鬼裸形黑瘦飢虛羸乏鎖其身首各著
一鉢復有一鉢滿中香飯以瓶盛水安置其側爾時
舍主即取此食奉施比丘語言大德慎勿以食與此
餓鬼爾時比丘見其飢困即以少飯而施與之鬼得
食已即吐膿血遍流在地汙其宮殿爾時比丘恠而
問之此鬼何緣受斯罪報舍主答曰斯鬼前世一是
吾息一是兒婦我昔布施作諸功德而彼夫妻恒懷

恚惜我數數教誨都不納受因立誓曰如此罪業
必獲惡報若受罪時我當看汝由是因緣得斯苦惱
小復前行至一住處堂閣嚴飾種種奇妙滿中衆僧
經行禪思日時已到鳴椎集食食將欲訖爾時餽膳
變成膿血便以鉢器共相打擲頭面破壞血流汙身
而作是言何為惜食今受此苦耶舍前問其意答言
長老我等先世迦葉佛時同止一處客比丘來咸共
瞋恚藏惜飲食而不共分以此緣故今受此苦 正
報頌曰

貪欣詐道德 刻削為伎業 巧誑懷萬端
求利心千市 受罪地獄中 習氣猶行劫

交刀割肉盡

白骨相連接

習報頌曰

為茲貪慾故

惡道轉沉淪

罪畢生人道

餘風尚艱身

恒抱豺狼志

誰人喜見憐

終身不悟此

可咲頑愚人

感應緣

畧引三驗

魏司馬宣王

魏胡人支法存

齊太守張善

魏司馬宣王功業日隆

又誅魏大將軍曹爽

篡奪之

迹稍彰王陵時為揚州刺史

以魏帝制於強臣不堪

為主楚王虎年長而有才

欲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

陵陰謀白宣王自將中軍討陵

掩然卒至陵自

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

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

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

吾固盡心於魏之社

稷唯尔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

三族皆誅其年宣王

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為崇

因呼字曰彥雲緩我

宣王身亦有打處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

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

有八支氍毹作百

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

居常齎馥王

談為廣州刺史大兒劬之屢求二物

法存不與王談

因存亮繼殺之而籍沒家財焉

死後形見於府內輒

打閣下鼓似若稱冤

冤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

法存守之少時遂亡劬之至揚都

又死

此二出齊

陽翟太守張善苛酷貪叨惡聲流布

蘭臺遣御史魏

暉雋就郡繩治賊賄狼籍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
通啓翻誣暉雋受納民賅枉見推縛文宣帝大怒以
為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承盧裴覆之裴遂
希旨成暉雋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雋遺囑令史曰
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
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
史哀悼貸賞衣裳為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
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
稱也未旬而死纔踰兩月盧裴坐譏駁魏史為魏收
所奏文帝毆殺之此一出
實祥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眚

徒合反
敷尾反

暮

初患反
鳥后反

毳

他合反
鳥侯反

毳

都郵反
巨留反

劬

寔照反
隆乙反

賊

作郎反

賄

罪呼

眚

敷尾反

毳

鳥后反

毳

鳥侯反

毳

巨留反

劬

隆乙反

賊

作郎反

賄

罪呼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瞋恚部第十二

此部別

述意部

引證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總萃或宿重
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念專加相害了無人義頓失
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讚死或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
遂使含毒腑藏鳩裂肝心令其含悲長夜抱痛幽泉
宛轉何辭煩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
刹海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百

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自防護劫
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便燒眾善功德是
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
心令他厭惡人無愛者眾所畏弃如避狼虎現被輕賤
死墮地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眾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燒其身其心噤毒顏色
變異他人所棄皆悉驚避眾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
命終墮於地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
如火知瞋過故能自利益為欲自利利益他人應行
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滅之智慧

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人第一善心能捨
瞋恚眾人所愛眾人所樂見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
寂靜心不躁動善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
道畏離於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
惡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離於
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切功德皆悉
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世之樂眾人所觀之猶
如父母是忍辱人眾所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
刀如火以忍滅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為忍若
有善人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
諸眾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為勝智人下默以

為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為橫報又六度集經云昔者菩薩身為象王其心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適妻適妻得華欣懌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鳩殺汝矣結氣而殞冤靈感化為四姓女顏華絕人智意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聞若茲娉為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牙之

象心欲其牙以為珮凡王不致之吾即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咲尔夫人心生憂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一臣曰王不夢也一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弥遠一臣曰若能致之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云斯人知之王即覘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截取其牙將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弑吾軀命答曰欲得汝牙象曰

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躡地大呼奄然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回來咸曰何人殺吾王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王觀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婁夷是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何物殺安隱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安隱

殺瞋則無憂

瞋為毒之根

瞋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得勝增長怨

負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為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

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為最上

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為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為勝 夫人有二緣
為已亦為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為愚駭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為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為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口言柔輒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言而柔順 其心内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喙鳥喻經云昔有鳥名曰拘耆梁言赤喙鳥遊在叢
林樹產孺諸子在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獼猴共為
親厚時叢樹間有一毒蛇伺行不在叢拘耆子無復
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惟知蛇
所噉獼猴歸見問之何為答曰蛇噉我子了盡無餘
獼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獼猴推前撓之蛇怒纏獼
猴獼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
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
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為大尾語頭曰我應為大頭
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
為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得去耳若我不去

以身繞木三匝三日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
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為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
尾曰汝既為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緣數步墮大
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強為人我終墮三塗又僧
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群雞依榛林住有狸侵食唯
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作聲時烏說偈言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烏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烏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烏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出惡言

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出家又伐毒樹
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
痛欲裂或患腰疼伐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
知諱者皆未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掘根復
恐定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 又字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玩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人善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為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為難
又脩行道地經偈云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坑
其有從瞋起 譬如竹樹劈 芭蕉驪懷妊
或作殘賊獸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
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
貪嫉妒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及
婆羅門貧窮乞匄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終受
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怒眼視之能

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恠今此毒蛇見人
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
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
害人佛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
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端放五
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
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
不可言尔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
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
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
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勅蛇答佛言隨

佛見授不敢違敕佛告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
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
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
生慚愧狀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
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身由
見佛故生信敬心狀惡蛇身得來生此受天快樂今
當還報佛世尊恩賞持香花光明照耀來詣佛所前
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
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巍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
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
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得閉三惡道

爾時天子讚嘆佛已遠佛三帟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
王聞佛說慳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
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
國將諸比丘欲詣勒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
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
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群
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爾時佛告放牛羊
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未舐我吾自
知時語言之頃惡牛卒耒翹尾低角剗地喚吼跳躑
直前爾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

周市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
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
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
如來喜不自勝爾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
為牛而說偈言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

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慙愧欵然悟解
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
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
便自念言我備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

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
作是念已貴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
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
得須陀洹果遠佛三市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
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
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
便成沙門精勤脩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
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
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
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

宿造善惡業

五劫而不朽

善業因緣故

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号曰迦葉於彼法中
有一三歲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眾中而
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
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我狀似水牛舐突人來時
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
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
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歲比丘者今此群中
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
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厭惡生死得四沙門果
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

地獄被燒然

豺狼爭圍遶

翫毒竟未前

齧齧怒目食

背脇縱橫穿

自作還自受

恚火竟相煎

習報頌曰

怒心多毒害

沉沒苦惡道

出彼得人身

餘報他還惱

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

此既無宜利

愚瞋何所寶

感應緣

畧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卿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臯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紞

梁時裴植

梁武帝帝欲為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賞財貨往湘州治生遂經數年營得一棧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繒綵猶有殘餘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剗造作過制非商賈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棧以充寺用奏遂施行臨刑之日勅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少卿姓名數十吞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

乞恩嘔血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奏者以次殂沒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畧無纖芥所埋柱木入地成灰也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平虞劾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劾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萬一弘宥耳明日既是墓日乞得過此奏聞可尔以不斂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為不然謹聞命矣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束劾便遇客共飲致醉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束內衣箱中劾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見此事勢不可隱便尔上聞武帝大怒曰朱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

曰虞黻小子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黻已見其來自爾後時時恒見黻見來甚惡之又夢乘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黻除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韋門闕下其婦平常於宅暴卒黻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梁上黻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黻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隲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黻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 梁廬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誠敕失王本意及蓋卿還以違悞得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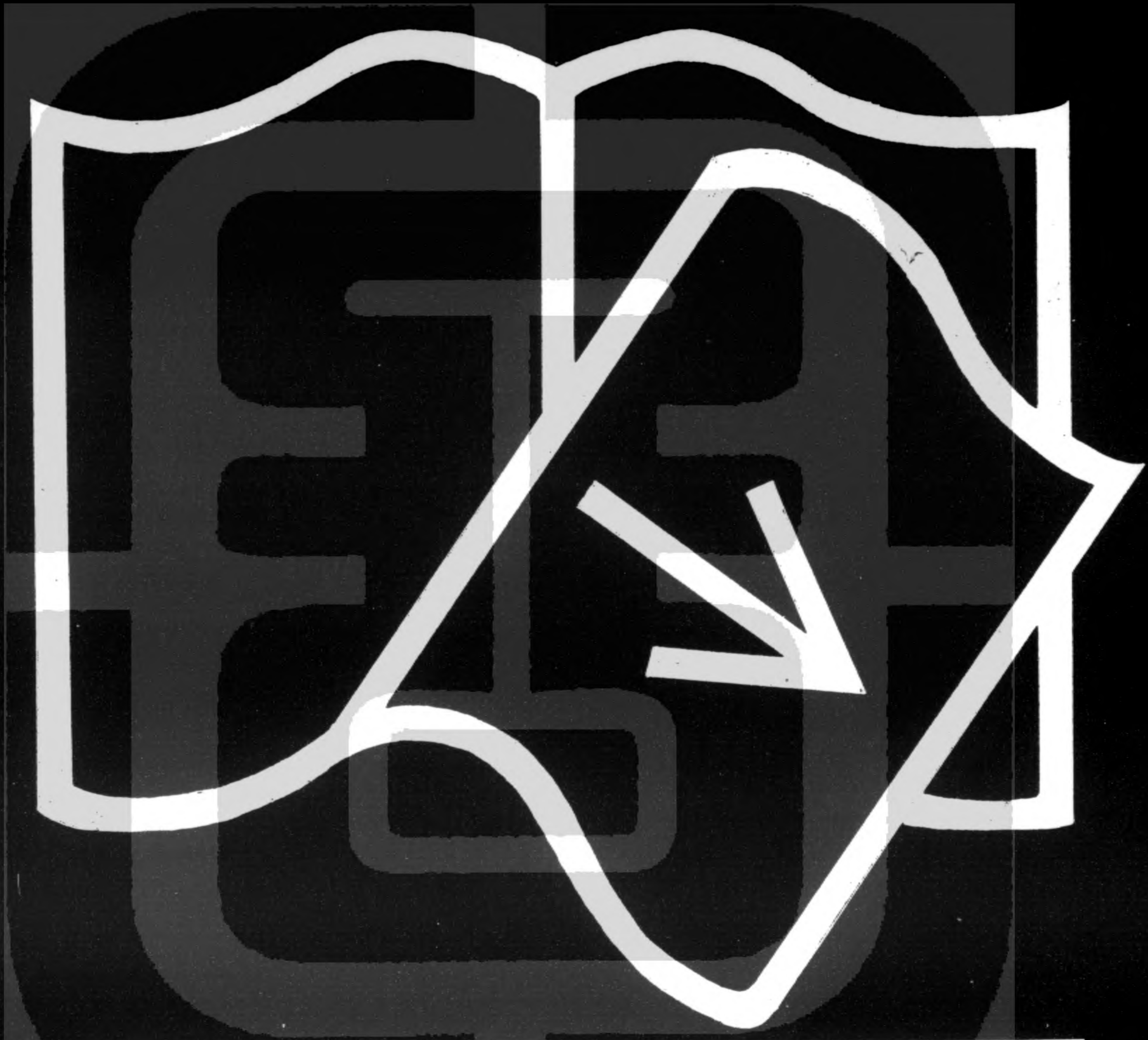
破虜惶懼不敢引慙但誑蓋卿云自為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斂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盞蒜齋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 杜從梁州刺史懷瑤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兒兼羨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從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從因嚼吞之從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從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從旬日而死襄陽人至

今以為口實。梁太山羊道生為梁邵陵王中兵參軍，其兄海珎任澧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頓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澧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荅云：『失意逃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佩刀削其眼睛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珎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醺，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驗矣。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臯供養。

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勲，舊頗以言語忤臯，便大怒，速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夜往殺之。爾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為事。後因皮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傳十許日，膊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周文帝宇文泰初為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為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為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侯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

阿那瓌女為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為齊國
所敗破國率餘眾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讎
即遣餉秦馬三千疋求誅瓌等秦遂許諾伏突厥兵
與瓌謳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一姓五百餘人
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秦漢於
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為崇秦發怒肆罵命索酒與
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晉安王為
主而輔載之會誓虞陟本梁武世為中書舍人尚書
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
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既未見有
篡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

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
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主曰急兵正是我耳倉
卒遣亂兵害少主自立尔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
卿不能為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
方封啓叙之陳主為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與迎陟
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奇事奇事六七日陟
死尋有韋載之恠也 陳庾季孫性甚好殺滋味漁
獵故是恒事奴婢僇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
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尔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
殺驚寤戰悸汗流決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
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毆殺其夕復見前人



缺卷卅一卷 86

... 人非不... 金...

... 林...

... 謝...

... 謝...

... 謝...

... 謝...



